

许祖馨
于传璋
陈叔骥
著



海派文化丛书

上海老学堂

 文匯出版社



海派文化丛书

上海老学堂

许祖馨 于传璋 陈叔骐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老学堂 / 许祖馨, 于传璋, 陈叔骥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741-841-2

I. 上… II. ①许… ②于… ③陈… III. 中学—
校史—上海市 IV. G639.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8992号

上海老学堂

作 者 / 许祖馨 于传璋 陈叔骥

丛书主编 / 李伦新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特约编辑 / 项纯丹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90千

印 张 / 15.75

ISBN 978-7-80741-841-2

定 价 / 35.00元

编委会

顾问

王元化
吴谷平

方明伦
徐中玉

邓伟志
钱谷融

庄晓天
龚心瀚

严家栋
缪国琴

主编

李伦新

副主编

丁锡满

李友梅

郑家尧

编委

丁锡满
忻平

丁宏根
陆廷

王晨
郑家尧

李友梅
桂国强

李伦新
唐长发

(注：以上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

总序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

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

《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上海确实就是海！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

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20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与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

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李伯新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前言

上海人常把学校叫作学堂，而创办早的学校就被唤作老学堂。习惯上，上海人往往把具有相当历史的中学叫作老学堂。

本书写了上海14所老牌中学，故以《上海老学堂》作为书名。这里的老学堂，不同于中国旧式学堂，指的是新式学堂，而作为“新学堂”，这些大都有百年历史的学校就非同寻常了，因为在中国，“新式教育”的历史也不过百余年而已，况且，它们本身就是新式教育的先驱。

由于篇幅等原因，没有把类似的“上海老学堂”一一写入本书，但上海老学堂的基本特色，如海派文化，我们却可从中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话“老”字，还意味着“好”。的确，自清末起，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上海接连创建了相当数量的“新学堂”，而后又成为各具特色的“老学堂”。应该说，这种具领先地位的局面，绝非偶然，我们不妨大致回顾一下上海教育，尤其是普教的发展史。

人们说，上海是一本耐读的活书，可上海的教育之“书”更令人耐读。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大量的移民涌入，上海从早期的上海滩逐步发展成上海镇、上海县乃至成为上海市。经济的发展与文化教育又密不可分。

分,早在1327年,即上海成为县以后不久,就建立了崇明学宫,当时称为文庙;1770年,在南市建立了敬业书院。一百多年前,上海私塾、学宫乃至书院已经很盛行了。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建立租界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强行楔入,瓦解了上海小农经济,促进上海城市近代化。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到上海,兴办学校。例如,18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圣依纳爵工学会,1850年美国传教士创办裨文女塾,1874年法国人又办圣芳济等,这些俗称为教会学校。由于西方列强在上海直接开办各级学校,一时出现了一批大、中、小学校、幼稚园,其中还有工部局和公董局开办的华童学校,不过,这些学校的主权在外国人手中。这些学校虽然为他们在上海的企事业、机关提供了廉价顺从的雇员和劳动力,为他们的殖民经济服务,但也应看到它们那带有现代教育的性质,同时也冲击了中国的封建传统教育,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清朝统治者也产生内部分化,一部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向资产阶级转化,俗称洋务派。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设立了中国近代最早新学校,例如李鸿章,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上海方言馆,培养“西文”人才;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82年设立电报学堂,而这两所学校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专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工业学校,以培养“西艺”人才。洋务教育打开封建教育的缺口,上海有识之士开始兴办新式学堂,例如1878年,张焕纶创办正蒙书院,成为中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新式小学。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创立办大学之首。他主张“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并提出“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

20世纪初,清朝迫于形势宣布实施“新政”,先后颁布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这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经济和贸易中心,还是文化教育中心,加上上海远离清朝统治中心北京,新式教育发展迅速,又有外国租界可利用,而且上海作为典型移民城市,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包容各方,因而汇集了不少爱国志士和革命分子,使他们的教育实践和革命思想有比较充分的展示,如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及其他学校开展教育活动,并在1902年创办了爱国女学;实业家杨斯盛毁家捐资三十万两银子,聘请黄炎培为校长创办浦东中学;巨富叶澄衷捐资二十万两银,创办澄衷中学,还聘请蔡元培为第一任校长……

民国建立后,上海进一步兴办新学校,开始有公立中小学,如敬业、务本女中改为上海县立学校。私立学校发展更快,并出现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教育社团,例如1917年由蔡元培、黄炎培等发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同时还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1922年新学制的推行,有利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新学制的学校系统为初等教育六年,其中前四年为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六年,分初、高两级,各三年。“五四”以后,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反对教会教育,蔡元培抨击宗教倡导非宗教教育,这时上海不少教会大学收回自办,例如圣约翰等,一部分教会中学则由中国人任校长,如中西女中等。抗战爆发直到解放前,外地人口大量迁入上海租界,为适应人口激增之需,各界人士在上海兴办大量私立中小学。当时不仅有公办、私立、教会学校,还出现了中共直接领导的学校,例如省吾、储能、华模、建承四所学校。这时还出现了以民众教育和补习学校为主的成人教育,影响较大的除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开设的职业补习学校外,还有俞庆棠创办的上海民众实验学校等。

纵观上海近代教育,呈现出:

形成了多元的教育结构体系 从最初的初等学堂、蒙养院、高等专门女中等学堂,到后来的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通中小教育、职业教育、专门学校、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其中涌现了一大批著名学校,如中学有浦东、澄衷、民立、南模、位育、育才、格致等。

出现了多层次的办学格局 从办学主体看,有公办的、有私人办的、有公办与民办结合,以民办为主的、有教会办的、有工部局办的、有著名教育家办的,还有中共直接领导办的。从办学形式看,有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例如浦东中学设分科教育或附设职业班;有正规学校与非正规学校结合,例如出现大量的补习学校;学制也多样:有一年的、有半年的、有三个月的等;学习时间:有日班、晚班、晨班、星期日班等。

涌现了多样化的学科内容 引进了新式课程,赫尔巴特的分段教学和班级授课制等,打破了传统教育以经史等人文社会知识为单一的学习内容,增加了“西文”和“西艺”。在课程结构中,有工具类、知识类、文体技能类。工具类从以传统的经史学为主,调整为国文、数学、外语三者并重;知识类是指具有普遍性和现实价值的学科知识,即通常讲的“西艺”;文体技能类是着重于学生健康体魄、艺术修养和基本生活劳动技能的锻炼和培养,对学生心智与情感、心理与身理、动脑与动手起平衡调节作用。

近代中国由于文化思潮大变动,人们敢于向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挑战,同时也汲取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所以上海先后出现了职业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生活教育、社会教育等主张和实践。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近代教育家,例如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杨贤江、陈鹤琴、俞庆棠等。

解放后的上海普教虽然经历了恢复、发展、全盘苏化以及“左倾错误”的干扰与破坏,但还是在曲折中前进。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教育

被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教育事业也由过去以发展数量扩大规模为主，转移到提高质量和办学效率上来，以人为本，并且不断汲取国内外先进教育理论和思想，不断改革和创新，使上海的基础教育再上新台阶、使上海普教迎来了灿烂的春天！